

洪律师探案集

“中国的格雷森姆”和“中国的福尔摩斯”

何家弘◎著

CRIME OF SEX

性

罪

精华版

当代中国在海外影响力巨大的侦探推理小说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CRIME OF SEX

性

罪

何家弘◎著

精华版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之罪: 精华版 / 何家弘著. —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30-4525-4

I. ①性… II. ①何…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1080号

责任编辑: 田姝

性之罪: 精华版

XINGZHIZUI JINGHUABAN

何家弘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电 话: 010-82004826

<http://www.laichushu.com>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55号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594

责编邮箱: tianshu@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 / 8029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 / 82003279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定 价: 38.00元

ISBN 978-7-5130-4525-4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宋佳把一杯咖啡放到洪钧面前，轻盈地在原地转了一圈，然后举起右手，一本正经地说：“报告，我想去参加律考。”

洪钧刚把杯子端起来，又放回桌子上，问道：“为什么？”

“人往高处走嘛。”

“想跳槽？”

“我就不能在你这儿做律师呀？”

“你可是个不可多得的秘书人才。”

“没准儿我还是个不可多得的律师人才呢！当然，我不能跟你比，咱们不是一个级别的。你可坐稳喽！我认为，你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律师，而且还是偶像派的哦！一般来说，偶像派的人都缺少实力，而实力派的人又长得太丑。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爸就对我说，你可不能因为自己长得漂亮就不好好学习，还老拿我们班那个学习尖子跟我比。我就说，那她也不能因为自己学习好就长得那么难看呀！”宋佳的声音清脆悦耳，而且语速较快。

“精辟！”洪钧的声音深沉圆润，说话比较简练。不过，他在讲述专业问题时喜欢长篇大论，在轻松愉快时也会有些饶舌。

“真的啊！其实我就是看你太忙，才想去考律师的。要不然，你就再雇个律师吧？”

“现在愿意专干刑辩的律师，可不多！”

“所以嘛，还得我去考。”

“律考可不容易。要不，我先考考你？”

“考什么？”

“简单。这是昨天的《北京晚报》，上面有一段关于交通事故的报道。”

宋佳走到洪钧身旁，小声念道：“1995年4月8日下午3时许，在本市北太平庄西边的三环路辅路上发生了一起汽车撞伤骑车人的交通事故，汽车司机驾车逃逸。据目击者称，那是一辆深蓝色的桑塔纳轿车，车前的绿色号牌上有一大块漆脱落，车牌号码的后3位数为283或285。有知情者请与……”

“打住！根据这段报道，你认为那车牌号码的尾数是3还是5？给你5分钟的时间。”洪钧端起杯子，慢慢地品尝着咖啡。

“是3还是5？”宋佳手拿报纸，在桌前来回走了两圈，然后把报纸放到桌子上，瞪大眼睛说，“深蓝色桑塔纳轿车，我说洪律，该不是你的车吧？噢，不对，你的车号差得太多。”

“浪费时间！”

宋佳双手合十放在嘴边，细眉微皱宛若沉思，脚步带有乐感地来回走着。“283……285……285……283……3加上5等于8，5减去3等于2，3乘以5等于15，5乘以3还是等于15。可是……”

“别拖延！”洪钧看了看手表。

“老师，给点儿提示吧！在学校考试，老师还给划范围呢。”宋佳调皮地歪着头。

“时间到，继续当秘书吧。”洪钧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哎，洪律，刚才说话的时间不能算，得延长两分钟吧。你是不是说这两个数的出现概率……”

“路线错误！”

“那你是说人的视觉误差规律……”

“没那么深奥。现在是几月？”

“4月啊！”

“这就是答案，简单吧！”

“你饶了我吧！这叫什么答案呀？”

“你最近从哪儿学的这句口头语，让别人听了，就好像我老欺负你似的。”洪钧说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客户该来了！”

“哎，洪律，你别打岔！”

门铃响了。宋佳不太情愿地走去开门，她走过洪钧身边时又说了一句，“等客户走了，我可要再向您请教哦！”

来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身材高大，四肢强壮；四方大脸上两道浓黑的眉毛几乎连在了一起；长长的鬓角留到耳朵下边，而且挺神气地向前翘着；嘴唇周围的胡须刮得挺干净，但那胡茬子的颜色仍很明显；大概是脸上的毛长得太多，所以头顶上的毛有些营养不良——稀疏的几缕长发横搭在光光的头顶上。他说的北京话中略带东北口音。此人名叫夏大虎，是一家室内装饰公司的经理。

自我介绍之后，夏大虎说：“洪律师，我可是看了报纸才来的！”

洪钧知道对方指的是那篇关于他去年赴黑龙江替郑建国洗清十年沉冤的报道。他对自己留学回国后承办的第一起案件也很满意，但嘴上却说：“小事，不足挂齿。”

“对我们当事人来说可不是小事儿啊！”

洪钧微微一笑。他觉得这位来客表面神态轻松，但内心压力很大，便书归正传，“那就谈谈您的大事儿吧。”

“这是我儿子的事儿。他做股票，一直还不错，可这次赔大了，

结果被抓了进去。开始我不知是为啥，前天才听说案子到了法院，检察院说他犯了诈骗罪。这我可得向您请教请教。我寻思，这倒股票和做买卖是一个理儿，都是有赚有赔。你赚了人家的钱，说你诈骗，这有可能。这赔了钱，怎么能说是诈骗呢？您给解释解释。”

“这得看具体情况。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诈骗罪的主观要件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客观要件是用欺骗的方法取得公私财物。因此，您的儿子有没有诈骗，就要看他在股票交易中有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实施欺骗的行为。”

“他就在证券公司买卖股票，能诈骗谁呀！您要是说他投机倒把，这我能接受。可是说他诈骗，我实在是整不明白！”

“您收到起诉书副本了吗？”

“前天收到的。”夏大虎在皮包里翻了一遍，不好意思地说，“让我落办公室了。这阵子麻烦事儿太多，弄得我晕头转向的。等回头我再给您送来。”

“法院通知开庭时间了吗？”

“说了，好像是下礼拜几，我得回去看看。”

“法院一般是提前七天送达起诉书副本，您又给耽误了两天，这时间可够紧张的。您记得起诉书上讲的理由吗？”

“不瞒您说，我对股票是一窍不通，所以那上边的话也看不大懂。不过，我这儿子也太让人累心了！”

“他多大了？”

“21岁，正是给爹妈惹事儿又不听话的时候。不瞒您说，有时候我真觉得还不如没这儿子呢！”

“也许他出生时就不受欢迎。”洪钧随口说了一句。

“您这是什么意思？”夏大虎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语气也有些不自然。

“对不起，失言！”洪钧连忙换了个话题，“他这么年轻就去做股票，一定很聪明吧？”

“要说这小子，确实挺聪明。本来他学习也不错，就是上了高中以后，不知咋的就迷上了股票，结果没考上大学。我有一个老朋友在宏远证券公司当经理，他老往那儿跑，后来就跟我说是去炒股票。我本来不想让他去，但是架不住他和他妈老念叨，就同意了。当时我给了他10万块钱。我说，不指望你赚钱，能养活自己就行。这有两年多了，一直还不错，赚的多，赔的少。可没想到，这次可赔大了。”

“赔了多少？”

“这我也说不清楚。说老实话，虽然他是我儿子，可他有多少钱，我从来也不问。我只知道他平时花钱挺冲的，买件衣服都好几百块！这次可好，都赔进去了，还欠了证券公司的钱。这小子，净干这没屁眼儿的事儿！洪律师，我说话粗，您可别在意。”

“夏经理，我决定受理这个案子。请您尽快把起诉书副本送来。”

“要不，我请您到我们公司去坐坐？把起诉书给您，我顺便还想……”夏大虎欲言又止。

“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请您一起吃顿饭。”

“我可以去，但吃饭就免了。”洪钧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

“我以前也请过律师。他们都喜欢一起坐坐，联络感情嘛，说话也方便。”

“为客户服务，不需要吃饭。太麻烦！起诉书副本，最好您今天下午就给送来。”

“那好，我回去就派人给送过来。”

送走夏大虎之后，宋佳立即回到洪钧的办公室，煞有介事地说：“洪老师，学生愚昧，还请您耐心解释。”

“解释什么？你是问我刚才为什么说夏大虎的儿子生下来就不受欢迎？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还不不懂！”

“你饶了我吧！叫你声‘老师’，你就喘起来了！你才比我大几岁呀？”

“五岁，就可能代沟！服气了吧？”

“我是得服气。什么代沟呀？又想让我上你的当，对吧？你别转移目标，先说那283和285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什么283、285？”

“车牌号码呀！”

“噢，还没想明白呢！”

“我早就想明白了——你让我瞎费半天脑筋，然后一句话‘逗你玩儿’！我这个人本来挺聪明的哦，可不知为什么老上你的当！”

“那只能说明我比你更聪明！不过，我今天可没有‘逗你玩儿’，这是正经的智力测验。你知道，北京正在更换新的汽车牌子，就是那种蓝色的。换牌子和汽车年检同时进行，而汽车年检是按车牌号码尾数进行的。尾数是3，就在3月份年检换牌子；尾数是5，就在5月份年检换牌子。现在已经是4月，而那辆车的牌子是绿色的旧牌子，所以尾数只能是5，不能是3。宋小姐，我这是‘逗你玩儿’吗？”

宋佳一时无语，白皙的脸颊飞上两朵淡淡的红云。她在内心对洪钧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那感觉中还夹杂着难以言表的爱恋，因为在她和洪钧中间站着另外一个女人——洪钧在大学时的初恋情人肖雪。她渴望得到洪钧的爱，但是她又不想伤害那个和自己外貌相像的女人，她也不想成为那个女人在洪钧心中的替身。

洪钧没有注意宋佳表情的变化，因为他的思维已经转移到夏大虎

的身上。他喝了一口咖啡，似乎是在自言自语，“这个夏大虎，连起诉书副本都没带来。宋佳，你认为他来找我的目的真是为他儿子的事儿吗？”

“我也感觉他有点儿心不在焉。而且，请你去他们公司吃饭，好像也另有用意哦。”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城府很深！”

“同感。外表看，他像个大老粗，其实是粗中有细。看来，他没带起诉书，并不是疏忽。”

“以此为理由，请你到他们公司去。有这个必要吗？”

“不合常理的事情，往往是暗藏玄机。”

“难道是鸿门宴？”

“很有想象力。不过，我得先去股市转转。你炒过股票吗？”

“没有，我可不敢！本来就没有多少钱，再都扔到股市里打了水漂，那可就太冤啦！”

“得先补课，但时间可够紧的。”洪钧右手握拳在面前按顺时针方向绕了两圈——这是他在决心做一件事情时的习惯动作。

宋佳见洪钧低头查看日历，便转身走出办公室，进了旁边的卫生间，并随手把门上的牌子一翻——“绅士屋”就变成了“淑女屋”。

第二章

洪钧开车来到宏远证券公司营业部，把车停在路边。刚下车，一辆深蓝色的桑塔纳轿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吱吱”叫着急转弯，停到了营业部门口。车门一开，钻出一个身材瘦长的男子，风风火火地走进了营业部。洪钧心想，炒股票的人大概都这样！

洪钧不慌不忙地向营业部门口走去。忽然，前面那辆桑塔纳轿车的车牌号码引起了他的注意——37285！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快走几步，来到车前，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前面的号牌。由于那车牌上有一大块泥污，所以看不出是否有漆脱落。就在他犹豫应否多管闲事的时候，那个男子又急匆匆地走出来，打开车门，把车开走了。洪钧不无遗憾地走进了营业部。

大厅里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热闹。人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在聊天，有两个女的还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不紧不慢地织着毛衣。柜台里坐着几位报单员，悠闲自在地看着报纸或修着指甲。洪钧见行情显示屏前围着一群人，似乎在听什么人的高谈阔论，便走了过去。

在人群的中央，一位三十多岁的小平头正在侃侃而谈：“……他愣说股市里多数人赚钱少数人赔钱，还说有个‘721’理论。就是说，10个股民中有7个人赚钱，2个人不赔不赚，1个人赔钱。我就不爱听这话！弄了半天就我是那个‘1’啊？咱别打肿脸充胖子！要我说这股市里就是少数人赚多数人的钱。你想啊，说了归齐就那么一堆

儿钱，政府不给你往里扔钱，企业也不给你往里扔钱，你上哪儿赚去？还不是赚股民的钱？再说啦，券商还得从这里挣钱哪！要我说，就券商赚钱是真的，别人有一多半儿都是吹牛！”

这时，旁边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插言道：“我听说美国也有个‘721’理论——在10个玩儿股票的人中，有7个人赔钱，2个人没赔没赚，只有1个人赚钱。”

小平头忙说：“这话我信！你说股市里有没有发的？有，真有大发的！我听说，有人靠‘内幕交易’，一天就赚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但是那样的人有几个？能获得内幕消息的人有几个？再说了，做大有大的风险。说远的，前年底，浙江一个姓林的大户，透支炒股赔了53万，结果是股票‘跳水’，他也从证券公司的楼顶上‘跳水’了。有这事儿吧？再说近的，就咱这儿发生的那档子事儿，也是透支炒股。那夏大户多火，一张嘴就是10万股！可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折进去啦！不光赔了钱，还让人家告了个诈骗！我还是那句话，咱是个平常人，就得有颗平常心。能混碗饭吃就行，别老想着当百万富翁！”

“眼镜”笑道：“我就不信你不想当百万富翁！”

“可咱有自知之明！咱知道自己没长那百万富翁的脑袋，也不做那个梦！”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要我说，不想当百万富翁的股民也不是好股民！”

“就是！”旁边有人附和“眼镜”的话，“不想当百万富翁，你干吗来啦？”

“咱就为混口饭吃！”小平头说，“当然，如果有人非让咱当百万富翁，咱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反对！您说，是吧？”

“噢——”人们的哄笑声给这死气沉沉的股市增添了几分活力，

就连那些面无表情的报单小姐都向这边投来好奇的目光。这群人散开之后又重新组合成几个小组，谈论着相似的话题。

洪钧找到小平头，凑上去说：“您刚才讲得真不错，特长知识！”

“咱这都是金玉良言！”小平头又来了情绪，他上下打量一番洪钧，问道，“你是新来的吧？”

“想学学！”

“那你可得预备好学费！我告诉你，这股市既是金矿也是陷阱。要真是杀了人，连一滴血都看不见！不过你要真想做，我就告诉你一句股市格言——‘羊毛出在猪身上’。只要你把这句话悟透了，我保你赚大钱！”

“我就觉得这股市太危险！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夏大户，怎么还成了诈骗？”

“他那是玩儿大了！”小平头压低了声音，“我告诉你，他肯定是得罪人了。有人给做了个局，得，他进去了！”

“您给具体讲讲，也让咱长点儿见识，免得日后吃亏！”

“要说具体事儿，我上哪儿知道去！这都是听人家说的。有人说了，那是‘内幕交易’出了问题，起了内讧。还有人说了，都是为了一个女的，争风吃醋。这是人家上边儿的秘密，我们这些下边儿的，都是瞎传！”小平头说着，指了指天花板。

“上边儿？”洪钧不解地问道。

“大户室都在二层。那里边的花花事儿可多啦！咱可说不清楚。”小平头说完这话，转身走了。

洪钧在证券公司转了半天，感觉挺有收获。

第二天，洪钧看过起诉书副本，到法院去阅了卷，然后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夏哲。

夏哲的外表很像带有洋味儿的“奶油小生”，因为他的大眼睛和尖鼻子，再加上白皙的皮肤和微黄的头发，让人感觉他似乎带有欧洲人的血统。他的性格有些放荡不羁，而言谈举止又显得少年老成。他躺在看守所的床上，闭着眼睛，那难忘的一幕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场在北京难得一见的春雨。带着寒意的雨水从漆黑的夜幕洒落下来，洗涤了干燥浑浊的空气，也赶走了街头巷尾的行人。故宫北面的街道显得有些空荡。偶尔有汽车驶过，在路灯下溅起一片彩色的水雾。

他穿着雨衣，站在筒子河边的一棵大树下。刚刚长出嫩芽的树枝遮蔽了上方的视野，使他只能透过雨帘平视前面的街道。他不想去看头顶的夜空，因为眼前的景色虽不光明，却没有令人恐惧的黑暗。他本来很喜欢眺望夜空，但是近来发生的事情却使他不敢面对黑暗。

马路上的积水泛着一片微弱且不住跳荡的白光。他的目光跃过这片积水，停留在远处的故宫角楼上。此时此刻，那角楼犹如一只蹲在高墙上的大怪物，仿佛随时都会扑向下面的猎物。角楼下有一点时隐时现的灯光，他辨识许久也没能确定那是路灯还是窗灯。

他凝望着，雨水在他眼前罩上一层白雾。忽然，那一点灯光变红了，好像成了股市行情显示屏上的“万绿丛中一点红”！他仿佛置身于疯狂的股市，耳边是股民们嘶哑的喊叫声和绝望的咒骂声！

他已经多日没去证券公司了。自从出了那次莫名其妙的“事故”之后，他便开始四处奔波，寻找可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过去他也曾高朋满座，但此时却举目无亲。他那颗年轻的心开始懂得“世态炎凉”四个字的含义。

昨天，他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听母亲说公安局正在找他。他不

知道公安局的人为什么要找他，但是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主要还是因为那封奇怪的匿名信。也许，他真的要大难临头了！他想，无论如何也要再见方琼一面，就给她打了电话，约她晚上8点在此见面——他们曾经在此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他的眼前浮现出她那娇小苗条的身体和销魂荡魄的笑容。

第一次在宏远证券公司看见方琼的时候，他的目光就被这新来的报单小姐牢牢地吸引了。他不能说那是一见钟情，但是她的相貌、身材和气质确实蕴含了能够让他动情的魅力，特别是她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来的女性的温柔。他上高中时也曾交过女友，但那似乎只是一种游戏。那时的女友仿佛青涩的果子，新鲜未必好吃。但是，方琼却像熟透的果子，让他无法抑制品尝的欲望。他千方百计去献殷勤，但方琼总是保持矜持的态度，既不接受，也不拒绝，令他不知进退。他送给她鲜花，她微微一笑，便放在身后的桌子上；他请她去吃饭，她婉言谢绝；他想送她回家，她总会巧妙地脱身。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接近她的路径。

他得知方琼酷爱跳舞，便花三个月的时间去参加了一个交谊舞速成班。结业之后，他立即邀请方琼去跳舞。方琼听说他会跳舞，非常惊讶，但是很高兴。他们来到地坛南门外的一个舞厅。方琼喜欢这个舞厅，因为这里的地面、灯光和音乐都很好，人也比较文雅。方琼跳舞很专业，而他只会几种基本舞步。方琼就给他讲解跳舞的要领：站立时要收腹，提臀，身架舒展，后背挺直；行走时要前掌着地，上身不摇；两人合舞要“上分下合”，他的前进腿要插到她的两腿中间，两人的下身在旋转时也不要分离。他很有悟性，进步很快，只是因两人下身紧贴，常使他产生生理反应，影响舞步动作。有时，她感觉到了，就瞪他一眼，让他专心跳舞，别胡思乱想，弄得他满脸通红，幸亏有舞厅的灯光遮掩。

他们每周去跳一次舞。跳舞时，他感觉时光飞逝。等待时，他感觉时间难挨。他想方设法让关系更加亲密，但是难有进展。每次跳舞后，他都请她去吃饭，但是她都以回家洗澡为由拒绝，而且从来不让他送。在舞场里，他可以搂抱她的身体，但是一走出舞场，她就不允许身体接触，拉手也不行。她说，她和他只能是舞伴。她的态度使他神魂颠倒，但也无可奈何。

春节后的一天晚上，他们又一起跳舞。她的心情很好，但似乎有些疲惫。在悠扬和缓的布鲁斯音乐中，她不时把身体贴靠在他的胸前，那柔软的乳峰撩拨着他的心。以往她总是一曲不停地从头跳到尾，但那天才到半程就说累了。走出舞厅时，他用手搂着她的腰，她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把他的手拿开。他试探着邀请她去吃饭，她竟然没有拒绝。他喜出望外，便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故宫北面的“大三元”酒家——第一次与她共进晚餐，当然要上档次。

吃饭的时候，他讲了许多，特别是他的理想和未来。他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成为百万富翁，然后南下深圳，到证券交易所去积累经验，成为一名投资咨询专家。他听说，香港一些投资咨询专家的年收入高达千万！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立一家自己的投资咨询公司。方琼对他的话很感兴趣，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但是很少讲话。

饭后，他们来到故宫北门外的筒子河边，面对面地站在一棵树下。他鼓足勇气，终于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她很感动，但是说两人不合适，因为她比他大好几岁，他应该去找一个更年轻的姑娘。他说没关系，他喜欢姐弟恋的感觉。她摇摇头说，现在没关系，30年之后就有关系了，因为那时他还精力旺盛，而她已经变成了老太婆。他诚恳地说，他不管30年以后，只要能跟她生活在一起，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把她拥抱在胸前，在她的嘴唇上留下长长的“初吻”！她接受了他的吻，也接受了他的爱抚，但是坚决不允许他把手伸进她的

衣服里。她还提出一个条件：在公司里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答应了，但表示会尽快让她离开证券公司，享受更好的生活。她充满柔情地说，期盼他早日成为百万富翁。

从那以后，他每天都会很早来到宏远证券公司的大户室，眼睛看着计算机显示屏，心里想着方琼。他恪守她的条件，但是也会抓住一些无人的时机，来一次短暂的亲密接触。他决定大干快上，加速实施他的“百万富翁计划”，甚至不惜冒险透支做大笔买卖，结果发生了那次不幸的“上海延生”事件。如今，他一人站在这“初吻之地”，内心既感到痛苦，也感到怅惘。

雨越下越大，天空滚过一串春雷。他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已经8点20分。他叹了口气，在心里对自己说，下这么大的雨，她不会来了！但是他又不死心。此时，他对方琼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这个神秘的女人就像一道谜语，吸引他去破解。另一方面，这个神秘的女人又像一个陷阱，诱惑他去堕落。他想走进她，但是找不到入口。他想离开她，又找不到出口。他彷徨着，徘徊着，无法摆脱这难堪的处境。

忽然，一阵高跟鞋敲打路面的声音透过风雨飞进他的耳鼓。他连忙回头望去——只见东边的雨雾中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个身影。他的心立刻激动起来，双腿不由自主地迎了过去。

然而，随着那脚步声的渐近，他又失望了，因为他听出那是四只脚的声音，也看清了那是两个紧靠在一起的身影。他停住脚步，若无其事地往回走去。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向旁边让了让，却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夏哲！”

他连忙回过身来，但看见的是一个陌生女子。他一怔，问道：“你是谁？”

旁边的男青年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